



解放前济南机务段机车牵引旅客列车的情景

【史海钩沉】

## 渐行渐远的蒸汽机车转盘

□张汝峰

蒸汽机车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机车通过焚烧煤炭，产生锅炉蒸汽，为列车提供牵引动力。转盘是伴随着蒸汽机车而诞生的。蒸汽机车由两部分组成，前面的部分是带有烟囱的锅炉，驾驶室靠近锅炉这一侧，后面的部分是煤水车。因为只有一个驾驶室，当列车牵引方向发生变化时，机车就需要调头转向。蒸汽机车转盘就是为蒸汽机车调头转向而设置的一种特殊设备，是活动的道岔，可以360度旋转，所以它在蒸汽机车的集中疏导和调度库内停留的蒸汽机车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上世纪初，蒸汽机车是铁路唯一的牵引动力，因此几乎每一个机务段在成立时都会修建转盘，这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设备。

1910年(宣统二年)，由德国工程师司马门(音译)设计，中德开始合建济南机务段。1911年，在德人段长沟劳波(音译)、工程师哈尔曼(音译)等人的亲自监督下建成济南机务段。据济南机务段档案记载，当时的机械设备有：转车台、道岔、库线十六股、水塔、东煤台、两部半自动化机床、运用机车15台，机车型号是德国造“三三”型，工人约一百名。这个直径32米的转车台就是蒸汽机车转盘，依靠人工推动转盘为蒸汽机车调头。转盘的西侧就是停放蒸汽机车的扇形库。

1938年1月，日寇占领胶济铁路全线，从此济南机务段落入日寇的魔爪之下。日寇为了加紧侵略，掠夺资源，对线路和运输设备作了一些改善和补强。从日本国内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调进1544马力、时速80公里的门丕1型货运机车和1475马力、时速110公里的夕T6型客运机车。将胶济车库合并到济南机务段，转盘西面的扇形车库库线增加到26股。

朱家峪这座颇具明清古貌的山村，像大树下的无名草一样被罩了个严严实实，鲜为人知。村子紧靠309国道，西距济南仅45公里。然因未让世外俗人骚扰，才得以原生态地保存下来，被专家誉为“齐鲁第一古村”。

明洪武年间，朱元璋宗亲一脉，一个叫朱良盛的老者率族人由河北迁移该村，把原“城角峪”改为“朱家峪”于是男耕女织，繁衍生息，距今已有600多年历史了。前几年，一部影视剧《闯关东》把它炒得声名远扬。

穿越已是残垣断壁的圩门、哨门，在泛着幽光的青石板古道、石桥上悠然前行，走过一座座房檐上栖满衰草的石砌老屋，推开一扇扇斑驳的黑漆大门，都有一种探究它曾经故事的欲望。在三面环山，草木葳蕤，虫鸟吟唱，惠风和畅的大自然里游荡。却也冲淡了，因买门票所纠结在心头的那一丝不悦。

顺山势而行的古道两旁，有青砖灰瓦的宅子，也有土坯垒起的茅房，可见从古至今，贫富不均之况久矣。《闯关东》主人翁“朱开山”的家就是一处用土坯盖起的茅草房院子。我想，当年闯关东

的缘由，无非是因为穷吧。

路边的村民叫卖着山珍野味之类的东西，其侧有一片平坦的场院，木质牌坊上写着“集市”二字，据说，当年这里是是个很热闹的繁荣之地，在幻觉里，依稀还能听到章丘口音的喧哗声浪……

道西侧有一条蜿蜒的小溪沟壑，水很浅，几乎干涸了，一个陈旧的木水车轮立在那儿，闲得没有用场，大概是今春干旱的缘故吧。如若山泉涌涌，小河溢盈，可以想

再把机车开下转盘。”

父亲曾经给我讲过，蒸汽机车整備完后都会通过转盘调头后开进西面的扇形库，下次再通过转盘转向出库线，然后驶向车站与列车联挂。因此，转盘是蒸汽机车出入库房的“咽喉”，一旦它停止运转，运输就会瘫痪。

有这样一件事情能够体现转盘的重要性。1942年冬天，日军调集五万军队到益都扫荡，大批军用物资集中在坊子站，急待运往前线。党组织决定用破坏运输的办法，来打乱日军的扫荡计划。一天夜里，坊子机务段到处静悄悄的，车库里停放着六台机车，五台熄火，只有一台备用机车门丕1型1633号机车还吐着热气。一名地下党员悄悄爬上了这台机车，踏开炉门，填上几锹煤，开了吹风机和气门，然后跳下机车。过了一会儿，这台机车慢慢开动起来，冲出库门，“轰隆”一声就栽倒在转盘坑里，撞毁了转盘。转盘撞毁后，六台机车全都堵在段内，一台也开不出来。机车撞毁转盘，使日军的物资运输延误好几天，为八路军应对扫荡、做好战斗准备工作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兖州机务段(现在是济南西机务段兖州段区)始建于1909年，段内铺设线路5条，并建有蒸汽机车转盘(手推式)、车库、煤台、水鹤和水塔。蒸汽机车转盘位于段区整備场南面，直径20

象得出，那当年村妇洗衣、孩童嬉闹戏水的情景。

又来到一座偌大院子门前，那是一个四进的院落，门的横额上书“山阴小学”，入门的影壁上赫然醒目地写着该校的校训，背面则是校歌。

默诵校训及校歌。令吾血脉贲张，感慨万分。一个有近百年历史的小学堂，竟有如此之震聋发聩的励志校训和校歌，我似乎明白了，这个曾名不见经传的朱家峪其族人为何能600年生生不息。

据说，清末曾出过进士朱逢寅先生，还教出了两个有名的举人，清末至民国年间，该村私塾星罗棋布，先后有文峰小学、女子学校和山阴小学各一处，依之看来朱家峪自古以来，重视文化教育，焉能不人才辈出！

走过《闯关东》朱开山的陋居，途经《老农民》的拍摄景点，来至村尽头《红嫂》剧组曾使用过的四合小院，如今已改成饭庄。要了几盘山珍野菜，席间，我问小女：“玩得开心吗？”她曰：“山沟沟，破房子，连高跟鞋都不能穿，没劲！”

闻小女之言，我无语，这便是“代沟”吧，他们这一代

米。蒸汽机车转盘北面有5条线路，南面设有扇形车库，内设5条股道。

新中国成立后，经济快速发展，铁路运量不断增长。兖州机务段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1950年10月对蒸汽机车转盘进行大修，并开始增设机车“三角线”。大修后的蒸汽机车转盘仍为人工手推转盘，整備车间设有专职的转盘工，其工作就是推转盘。随着胜利型和建设型机车投入使用，转盘的长度明显不适应蒸汽机车的发展。1963年，这个段对蒸汽机车转盘进行彻底改造，将转盘直径增加为30米，同时由人工转盘改为电动转盘，转盘大池为混凝土结构，由此结束了用人力推转盘的历史。

在修建新转盘的过程中，蒸汽机车还要继续运行，其转向只能靠“三角线”来完成。有时因为时间紧，蒸汽机车只好逆向牵引。司机在逆向行驶时手不能离开闸把，身体也要像麻花一样拧着，非常不舒服。蒸汽机车的煤水箱在前面，列车运行生成的气流把粉煤吹进来，经常会迷了机车司机的眼睛。

进入上世纪90年代，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1990年，济南机务段解放型2401号、前进型472号蒸汽机车调出，率先成为内燃机务段。2000年4月11日，济南铁路局最后一台蒸汽机车在兖州机务段正式退役，标志着全局牵引动力实现内燃化。由于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两端都有操纵室，蒸汽机车转盘的历史使命就此结束，有的被拆除，有的废弃不用。

蒸汽机车转盘，在上一辈火车司机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见证了中国铁路的发展，在历史画卷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人眼中所见的是高楼大厦，平坦宽阔的柏油马路，以及路上川流不息的奔驰、宝马……足见两代人的思维、喜好之差异，这条无形的代沟比朱家峪的沟壑要宽很多……

村里的百姓早就搬走了，政府便把这处数百年古村修缮保留下来，并在老村址外的敞平之处，盖了一幢幢比当年进士、举人家还好的宅子，让他们尽享太平盛世之生活，其子孙后代再也不会闯关东了。

暮归时，嗅着草腥浓郁的山风，深一脚浅一脚，走在那条来时的古道上。一缕缕透过婆婆树叶间的阳光，把朱家峪掩映得格外神秘，我不时回头招呼着蹒跚而行的老妈，我似乎读懂了这山村的沧桑，母亲曾步履轻盈年轻过，就像这条脚下的古道也曾经路面平整，然而，走着走着就慢慢地老去了……

在静寂的山谷里行走，心情特爽，又勾起我一种似曾熟悉的回忆，很多年以前，在初夏的季节，在故乡里闻听鸟鸣啾啾，偶尔传来几声犬吠鸡鸣，在有老井、石碾的老槐树下，听老人讲那过去的故事……



【宽厚所街忆旧】

## 金姑娘

□武存中

我小的时候，经常到相邻的宽厚所街玩耍，那时候，经常听到一声凄厉的呼喊：“别来啦——”然后看见一个矮矮胖胖的女人，留着短发，胳膊下面夹着一个扫帚，转过身来冲着一帮孩子大喊：“别——来——啦！”后来我才知道她叫金姑娘，是个疯子。

从我家住的舜井街的中间向东，那条街叫宽厚所街。宽厚所街的最东头过去有一个水湾，叫“小湾”。据说是解放战争时一个炮弹炸的大坑，后来变成了一个水湾。金姑娘就住在小湾边上。不知道什么原因疯的，在我的印象里一年到头穿一件灰夹袄，身上、衣服上都是脏兮兮的。每逢她出来时总有一大帮孩子跟在她身后，或者用小石头掷她，或者喊她“金疯子！金姑娘！”她一般很少理睬。只是当小石头打到头上时，她才迟迟地站住，慢慢地转过身来冲着那些顽皮的孩子发出惊天动地的高喊：“别——来——啦！”那喊声凄厉而响亮，隔老远就能听到。每逢听到这喊声，我娘总是叹一口气，说：“金姑娘又来了。”

金姑娘虽然是个疯子，在我的印象中却从不打人，但那一声惊天动地的呐喊足以震慑追逐她的顽童了。金姑娘虽然是个疯子，却不是乞丐。她拿着一把扫帚，拎着一只布袋，挨家挨户给人家扫院子。我常常看见她弯着腰，大猩猩似的奋力扫地，凌乱的头发遮住了脸，汗珠从下巴滴落到地面上。她从宽厚所街的东头开始，挨家挨户扫院子，一户不落一直扫到西头。扫完院子后，她一声不响地站到墙角，默默地等待着人家递给她一块干粮——那时人们都以粗粮为主，多是给一块窝窝头，很少有馒头——放到口袋里。经常有人家装作没看见，金姑娘站上一段时间后，便不声不响地走开，不声不响地再去打扫另一家院落。

金姑娘很喜欢到我家来。我家住在舜井街，她总是扫完宽厚所街之后再到我家用，可能是最后一站吧？因为我娘那时候给别人裁剪做衣服，总是把裁衣服时剩下的碎花布条留给她，也常常把刚刚蒸好的窝头给她一个，偶尔蒸上一次馒头，也掰给她一块。金姑娘拿着好看的花布条，脸上露出孩子般的笑容，给我家扫的院子也格外干净。

我发现金姑娘只吃别人给她的窝头，从来不吃馒头。后来才知道她家里有个瘫在床上的老娘，她是把馒头留给老娘吃。好几次我娘对她说：“这块馒头你吃了吧，我再给你一块。”金姑娘“啊啊”应着，却连再给她的那一块馒头也一起放到口袋里了，自己还是吃窝头。

我上学之后就不大在意金姑娘了，后来似乎不见她来打扫院子了。再后来听说她死了。好像是死在她那瘫在床上的老娘之前，而 she 为老娘积攒了大半口袋的白面馒头却早已经发霉变质了。

如今，随着年龄的增长好多往事都已经淡忘了。但金姑娘自己吃窝头却把馒头留给老娘的样子却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中，她那凄厉的喊声“别——来——啦！”经常回荡在耳边，常常勾起我无端的眼泪。